

少年版

资治通鉴

ZIZHITONGJIAN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少年版

资治通鉴

ZIZHITONGJIAN



ISBN 7-5346-3660-4



9 787534 636608 >

凤凰出版传媒网: www.ppm.cn
苏少社网: www.sushao.com

ISBN 7-5346-3660-4

K · 3 定价: 2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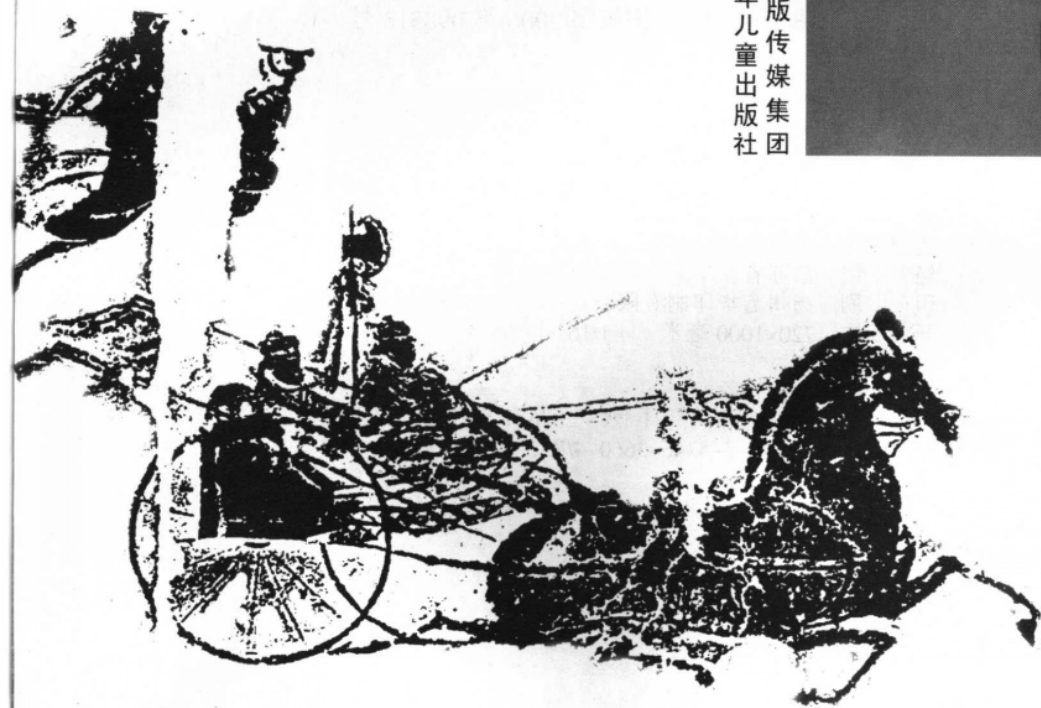
少年版

ZI ZHI TONG JIAN

资治通鉴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少年版资治通鉴/魏崇新等编著. —南京: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8

(中国经典)

ISBN 7-5346-3660-4

I. 少... II. 魏... III. 中国-古代史-编年体-少年读物 IV. K204.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8316 号

书 名	少年版·资治通鉴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sushao.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扬州市蜀岗西路 9 号 225008)
开 本	72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7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46-3660-4/K·3
定 价	2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责任编辑：薛屹峰

封面设计：陈泽新

版式设计：蔡 蕾

编撰者（按姓氏笔画为序）：

毛贵民 田慧丽 朱燕平 吴继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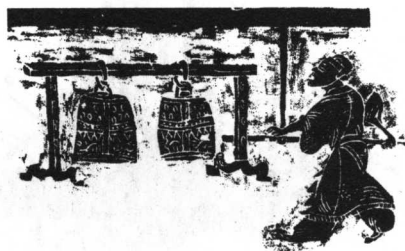
易 武 易 峰 徐尚衡 萧 汉

韩 芳 程 文 傅 桥 魏崇新



帝王篇

- 魏文侯招贤兴国 / 1
- 秦始皇出游丧命 / 5
- 秦二世自刎宫中 / 9
- 项羽自封为霸王 / 14
- 刘邦中原败转胜 / 18
- 汉武帝逼死太子 / 24
- 刘秀登基建东汉 / 31
- 傻帝恶后乱晋朝 / 40



- 拓跋焘三让笔头公 / 49
- 嗜杀戮刘昱终被诛 / 55
- 武则天棒杀薛怀义 / 60
- 李隆基两番平内乱 / 65

宰相篇

- 商鞅变法 / 70
- 萧何求贤追韩信 / 74
- 陈平六出奇计 / 80
- 乱世名相王猛 / 85



江左风流数谢安 / 92
 贞观名相房玄龄 / 96
 李林甫口蜜腹剑 / 105
 李泌单骑得陕州 / 110
 裴度智勇斗宦官 / 117

名 将 篇

乐毅功亏一篑 / 122
 赵奢缓兵救阨与 / 126
 飞将军威震胡虏 / 130



杨震饮鸩明志 / 187
 李膺惨遭迫害 / 193
 赵苞舍家破敌 / 200
 羊侃弃子救国 / 205
 颜真卿坚贞不屈 / 211

文 人 篇

儒家亚圣孟子 / 223
 孤愤说客韩非 / 229
 风流才子司马相如 / 233



大树将军冯异 / 137
 吕蒙勤学成英才 / 143
 张辽威震逍遥津 / 150
 杜预计高一筹 / 154
 陶侃爱惜光阴 / 158
 王镇恶奇兵克名城 / 166
 韦孝宽巧计脱身 / 173
 李靖大破突厥 / 179

忠 烈 篇

豫让漆身吞炭 / 184





滑稽之雄东方朔 / 239

陈蕃刚正不阿 / 244

曹植才高八斗 / 247

阮籍佯狂避害 / 251

谢灵运放浪山水 / 257

韩愈敢拔“鲸牙” / 261

王朴聪敏多智 / 266

义 侠 篇

鲁仲连义不帝秦 / 271

侯嬴以死报公子 / 275

壮士一去不复还 / 280

杜根不累亲朋 / 284

孔家三人争死抵罪 / 289

守睢阳南霁云慷慨赴义 / 292

战 争 篇

战长平坑杀赵军 / 297

巨鹿之战 / 302

汉军强行攻大宛 / 307

燕然勒石 / 312



官渡大战 / 316

彝陵之战 / 322

淝水之战 / 326

元嘉宋魏大战 / 331

魏梁钟离大战 / 335

邛山战役 / 340

陈军收复淮南 / 344



智 谋 篇

田单巧布火牛阵 / 348

范雎诈死脱危难 / 353

明修栈道 暗度陈仓 / 360

虞翊增灶退羌兵 / 365

司马懿设计诛曹爽 / 368

檀道济量沙退敌 / 374

萧衍空函定荆州 / 377

退叛军火上浇油 / 382

李光弼智斗史思明 / 385





魏文侯招贤兴国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争霸中原。统一的周王朝崩溃了,天下分裂成许多国家,其中最强大的有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国,史称“战国七雄”。为了争当中原霸主,各国都拼命地延揽人才,而当时要数魏国的君主魏文侯最有招贤的办法。

有一天,魏国的王宫里,传出阵阵柔曼的音乐。原来,魏文侯正与谋士大臣们喝酒宴乐。堂下,一队舞女踏着音乐的节拍翩翩起舞;席间,魏文侯与谋士大臣们谈论着开拓疆土的大业,频频举杯,开怀畅饮。

忽然,一道蓝得瘆人的闪电,怪蛇似的横空而过,紧接着一个炸雷,震得山摇地动。迅雷劈开了厚厚的乌云,“哗啦啦”,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顷刻间,王宫门上便垂下了一道厚厚的水幔。

舞女们被雷声震得花容失色,谋士大臣们也都被惊得面面相觑。只有魏文侯,举止自若,举杯连声劝酒。舞女和谋士大臣们见了,这才稍复常态,一时歌舞再起,人语重欢。

魏文侯与大家又喝了一个时辰,外边的雨非但没小,反而越下越大。魏文侯敛衽而起,对大家说:“我与管山林的约好现在要去他那儿打猎,不能再陪大家喝下去了。”说完,就命令侍卫备马驾车。大家一听,都七嘴八舌地劝他不要去。这个说:“下这么大的雨,您怎么能去呢?”那个说:“今天喝酒喝得这么高兴,您怎么能走呢?”魏文侯摆了摆手说:“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是,我与那个管山林的有约在先,我不能失约。再说,明知今天不能去打猎了,那就更应该告诉人家一声,免得人家老等。”说完,他就毅





然地走进大雨之中，登车而去了。

这一天，大雨把魏文侯浇成了落汤鸡，可他却赢得了重诺言、讲信誉的美名。

过了几天，魏文侯正在与谋士商量号令诸侯、称霸中原的大事，忽然，有一位大臣进来报告说：“韩国派来一位使臣求见。”魏文侯来到大殿上，只见韩国的使臣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见了魏文侯，韩国使臣连忙施重礼，说：“我们韩国的君主很惦念您，特派小臣前来问候。”魏文侯知道他这是客套话，便笑着说：“请上复贵国君主，托他的福，贱体还算康健。”那韩使却又叩下头去，说：“可是我们君主却有重病在身，只有您才能救他。”魏文侯听了，关切地问：“他得了什么病？如果我能稍尽绵薄之力，我怎么敢拒绝呢？”韩国使臣听了，胆子大了起来，说：“请您允许我单独跟您说。”魏文侯便挥挥手，让左右的人都离开。韩使见人都走光了，才说：“现在赵国越来越强盛了，早晚有一天，要来攻打韩国。我们君主十分担忧，吃不下也睡不着，您看这不跟病了一样吗？您如果能借给我们一支军队去打赵国，那韩国的危险就解除了，我们君主的病也就自然好了。”魏文侯一听，义正辞严地说：“赵国是我的兄弟，我怎么能借给你军队去打我的兄弟呢？什么也别说了，您请回吧。”说完，他一甩袖子进内宫去了。

原来，韩、赵、魏三国过去还真是一家人。这三国原本是合在一块的一个大国，称为晋，后来分成了三个国家。

韩国的使臣讨了个没趣，可也不能说魏文侯说得不在理。他回到韩国，把魏文侯的话添枝加叶地在韩国君主面前这么一说，将韩国君主气得脸色煞白。当即韩国君主下了决心：“有朝一日消灭了赵国，一定要吃掉魏国！那时候，你魏文侯跪在我脚下哭，我也不理。”

韩国的使臣才走了没几天，赵国的使臣又来了。魏文侯见了他，直截了当地说：“贵使是否为借军队去打韩国而来呀？”赵国使臣没有料到魏文侯这么直率，路上编的话，一句也用不上，他只好硬着头皮说：“人人都说您才智过人，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这件事，还得请您帮助。”魏文侯说：“韩国是我的兄弟，我怎么能借给你军队，叫你去打我的兄弟呢？”

赵国的使臣见他一口回绝了自己，心中十分不快。君主交办的事情竟然没有完成，这不是证明自己太笨了吗？于是，他回到赵国，在君主面前也添油加醋地把魏文侯的话学了一遍。赵国君主听了，气得双手发抖，瞪着眼半天没说话。



过了不久,这件事传开了。韩赵两国的国君也明白了就里,都挺内疚,觉得魏文侯用这样的办法为韩赵两国讲和,真是一片苦心,可自己却还怨恨他,这不成了以德报怨的小人了吗?于是,韩赵一齐派使者来见魏文侯,表示两国愿意听他的指挥。这一来,魏国的势力范围扩大了,比原来的晋国还要大。

魏文侯不但能以仁义待人,还能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勇于改正自己的不足。一次,他派大将军乐羊率兵消灭了中山国,并把这块土地封赏给了自己的儿子魏击。他觉得近来自己每件事都干得很漂亮,便召集起谋士大臣,问道:“你们说,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啊?”谋士大臣们异口同声地说:“这还用说,您是一位了不起的仁君啊!”魏文侯听了非常得意。这时,有一个叫任座的谋士站起来说:“您得了中山国,本应把它封给您的弟弟,但您却封给了您的儿子,可见您对自己的儿子比对自己的弟弟好,这不是胸中有私吗?怎么能说您是仁君呢?依我看,差得远呢!”这一番话说得魏文侯脸色通红,双眉倒竖,胸膛一鼓一鼓地直喘粗气。任座一看他这个架势,吓得把头一缩,跳下座位就往外跑。

任座跑了,魏文侯气可没消,他一扭脸,看见了翟璜。这位翟璜是魏文侯手下最出色的谋臣,在这群谋士大臣中有很高的威信。魏文侯想借他的口,消除任座造成的恶劣影响,便对他说:“任座这家伙太放肆了,依你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翟璜连忙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答道:“您当然是一位仁君了。”魏文侯一听心中暗暗高兴,便想让他说出几条理由来给大家听,因此又问:“你怎么知道我是仁君呢?”翟璜不慌不忙地说:“臣听说啊,君如果仁,臣就直。刚才任座当着您的面,口没遮拦,话说得那么直,所以臣知道您是一位仁君。”魏文侯听罢,又喜又愧,连忙说:“你去把任座叫回来吧,我刚才是跟他闹着玩的!”不一会儿,翟璜找回了任座,魏文侯见了,连忙走下堂来迎接,并将任座让入了上宾的席位。

又一次,魏文侯与他的老师田子方饮酒。两人喝得高兴,便命令宫中的乐师演奏音乐。魏文侯侧耳听了一会儿,忽然说:“先生您听,这编钟声怎么有些不和谐?左边的音高了。”田子方听他这么一说,就笑了起来。魏文侯被他笑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问:“您笑什么呢?”田子方说:“臣听说,贤明的君主,总是想办法去了解那管音乐的官员,不去注意那乐音的高低。现在,您如此注意这钟声,臣恐怕您这么一来,反倒会失察于那管音乐的官了。”魏文侯听了,连声感谢,说:“您说得太好了。这也是治





理国家的道理啊!”

遇到一时拿不定主意的事,魏文侯也常放下君主架子,虚心向别人请教。有一次,他要任命魏相,觉得魏成和翟璜这两个人都不错。到底任命谁呢?他拿不定主意,于是就把谋士李克请进宫中商量。李克先是推托,说:“地位低下的人不能议论身份尊崇的人,与您疏远的人不能议论您的亲信。臣不是您的心腹,因此,不敢对这件事妄加议论。”魏文侯很真挚地说:“我一直很器重先生,您就别临事推托了。”李克这才说:“其实,这事很简单,完全是您失察,才会这么犹豫。看一个人,平时起居要看他所亲所喜;富了要看他是否贪婪;发达了,要看他能不能推荐人才;一直不得志,要看他是不是干了下作的事;贫寒之中要看他是不是贪取不义之财。看了这五点,您完全可以决定国相的人选了,哪里还用得着老臣再插嘴呢?”魏文侯听了,连声说:“先生,您回家休息去吧,我已经定了。”

李克走出宫门,正巧遇到翟璜。翟璜便打听选中谁来做相。李克说:“魏成。”翟璜听了很不高兴,说:“吴起、西门豹、乐羊、屈侯鲋,包括您都是我推荐的。您是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了,我哪一点比魏成差呢?”李克说:“您向君主推荐我,大概不是为了结交我一起去谋求大官当吧?”他把与魏文侯谈话的内容告诉了翟璜,接着说:“我怎么知道必然是魏成来当相呢?因为他向君主推荐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君主拿这三个人当老师。而您推荐的五个人,君主把他们看成是臣子。您怎么能同魏成比呢?”翟璜听了满面羞愧,连连施礼说:“我真是个少见识的人啊!说错了,说错了!现在,我愿意一辈子当您的弟子,请您收下我吧!”

魏文侯的这些故事传遍了天下,天下有本领的人,像善于治国的李悝,能征善战的吴起,足智多谋的西门豹等等,都投奔了魏国。魏国人才济济,很快强盛起来,成了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秦始皇出游丧命



一镰弯月斜挂树梢,三星已经偏西。大营中,将士们已入睡多时,只有值更的士兵还在穿插走动,不时敲响手中的刁斗。单调的刁斗声使四野显得更加寂静。

可是,在一座门窗堵得严严实实的大帐里,此刻却烛炬高烧,亮如白昼。秦朝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正在压低了声音商量着什么。李斯说:“此地离咸阳尚远,数日内难以抵达,若是走漏了消息,恐怕天下大乱啊!”赵高说:“丞相所言极是。还是赶回国都再作道理吧!”原来,这两个人商量的,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一件大事。

秦始皇自打登上帝位后,便时常带领大批随员和军队去巡游全国。他饱览名山大川,沿途刻石树碑,为的是向天下显示自己席卷海内的不朽功业。公元前210年,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随行的有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和他喜爱的小儿子胡亥。他们上九嶷,祀虞舜;过会稽,祭大禹;登琅琊,立德碑,恣意横行,好不威风。当他们行至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南)的时候,秦始皇忽然感到极不舒服。随行的医官药石用尽,可他的病情却日甚一日。随行的大臣,本应以国家社稷为重,趁他还清醒之际,与他商量后事的处理,可秦始皇最忌别人说他死。于是,群臣缄口莫言,一味埋头赶路。

当他们走到沙丘(今河北巨鹿东南)的时候,秦始皇的病已成不治,连他自己也知道这回是病入膏肓了。直到这时,他才命令赵高给自己的长子扶苏去信,命令他赶回咸阳,主持自己的丧事。



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不仅才干超群，而且宽厚仁义，颇有君子心肠。秦始皇“坑儒”时，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只有扶苏进谏说：“这些人都是学习孔子之道，并将孔学作为法来奉行的。现在皇上您用这样的法子来治他们，我担心天下会因此躁动不安啊！”秦始皇听了这番话非常生气，一狠心，叫他到驻扎在北部边疆的蒙恬的军中去做监军。秦始皇命赵高给他写信的时候，他仍在蒙恬的军中。

赵高这人是个宦官，为人奸猾歹毒，只因会舞文弄墨，深得秦始皇的信任。他所担任的中车府令，专门掌管皇帝的文书玉玺，是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他按照秦始皇的命令写好了给扶苏的信，正准备给秦始皇过目审阅后发出，秦始皇却在此时死了。于是，他便与李斯深夜密谋，商量处理这件大事的办法。

李斯是一个深明天下大势的精明丞相。他深深地知道，秦始皇连年开疆辟土，大兴土木，拉伕派役，横征暴敛，已使百姓怨声载道。几年前，秦始皇出游，队伍走到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县），忽然从围观的人群中飞出一只大铁锤，砸坏了一辆副车，差点没要了秦始皇的命。前不久，又有人在—块陨石上刻上“始皇死而地分”。朝廷内部也很不安宁，要是听说秦始皇死了，保不定他的那些儿子谁会率先发难。种种迹象表明，眼下全国到处是干柴，只需一个火星，便会酿成熊熊大火。李斯觉得还是秘不发丧为好。

赵高听李斯这么一说，正中下怀。二人商量已定，连夜命令五六个亲信宦官，将秦始皇的尸首抬入一辆辒辌车中并由这五六个亲信陪着秦始皇的尸首坐在车内；给秦始皇的饭由他们吃掉，向秦始皇奏的事，由他们答应。因此，除了李斯、赵高、胡亥和这五六个亲信以外，没有人知道此刻秦始皇已驾鹤归西了。

赵高虽然同意李斯的主意，可实际上，他另有鬼胎。早先，赵高的父亲因为犯罪被判了宫刑（阉割）。赵高兄弟几个虽然年幼，也一齐被阉割。秦始皇不知打哪儿听说他文墨好，又精通刑律，便让他当了中车府令，教胡亥判案断狱。赵高很快成了胡亥的心腹。

有一回，赵高犯了大罪，秦始皇命令蒙恬的弟弟蒙毅来审理。蒙毅根据刑法判处赵高死刑。秦始皇却觉得赵高很机敏，会办事，就把他赦免了，后来还让他官复原职。这么一来，赵高可恨死了蒙家的人。可是，蒙家已前后三代为秦国的大将，为秦舍命流血，现在蒙恬又带甲三十万驻守



边疆,蒙毅在秦始皇的身边,同车出入,参谋机要。蒙家深得秦始皇的宠信,赵高能把蒙家怎么样呢?

眼下,秦始皇一死,赵高便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身家性命。秦始皇生前曾叫他写信给扶苏,叫扶苏回来主持丧事,明摆着是想把帝位传给扶苏。扶苏久在蒙恬军中,假若继位,必定重用蒙家。这样的政治局面,对赵高极为不利。赵高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便加紧阴谋活动。他先找到胡亥,对他说:“扶苏一回来继位,您可就什么也不是了。皇帝生前对您是多么的疼爱啊!我想皇帝一定是想把帝位传给您的。可不幸啊!他却……没来得及办这件事。现在扶苏是长子,人人都觉得长子应该继承帝位。您的天下便要被他夺去了。可惜呀!可惜!”胡亥一听,急忙问道:“那依着您怎么办呢?……你快说吧,咱们又不是外人。”赵高装作不忍的样子说:“这……其实也不难。皇上的文书玉玺都在您手上,干脆假传一道圣旨,将扶苏杀了,立您为太子不就得了?”胡亥一听十分高兴,连声说:“好!好!就这么着,快干吧!”赵高摸了摸光秃秃的下巴,说:“这事可不能急,还得有一个人同意才能成功。”胡亥急切地问:“谁?”赵高冷冷地说出两个字来:“李斯。”胡亥急忙说:“那就快找他说去吧!”

赵高找到李斯,装作很神秘的样子说:“皇帝给长子的信和玉玺都在胡亥那里。现在立太子这事,全凭您和在下的嘴了。您看这事怎么办呢?”李斯闻言,惊得面如土色,义正辞严地说:“你怎么说出这样亡国的话来了?这种事不是我们做臣子的应该议论的。”赵高连忙点头:“是,是。其实,我也是为丞相您着想。您想想,您的才能、谋略、功劳,以及人们对您称赞还是怨恨,还有扶苏对您的信任程度,这五条比蒙恬怎么样呢?”李斯说:“这还用说吗?我都不如他呀。”赵高说:“这就是了。假若扶苏继位,必然用蒙恬为丞相,您呢,就该交出丞相大印,回老家当平头百姓去了,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我看胡亥是个仁慈老实的人,可以立为太子。不过,我这都是瞎操心,大主意还得您来拿。”李斯越想赵高的话越觉得有理,于是便点点头说:“就这么办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沙丘之谋”。

却说扶苏在蒙恬军中,这一天,忽报有皇帝的使者到了。扶苏连忙出来迎接,使者二话不说,递给扶苏一封信。那时还没有纸张,信写在竹片上,扶苏展开卷在一起的竹简,看着看着,忽然哭泣起来。他掉着眼泪把信看完,递给了蒙恬。蒙恬一看,大吃一惊,冷汗满额。原来,这封以秦始皇名义写来的信中说:“扶苏至军中后,不能辟地立功,致使士卒多耗。而



且还老是上书，直言不讳地诽谤朝政，日夜怨恨自己当不了皇上，因此，不能立他当太子。蒙恬不但不纠正扶苏的错误，反而参与他的阴谋。扶苏和蒙恬都赐死。军队交给副将军王离率领。”蒙恬看完了信，一抬头，不见了扶苏，连忙到他的住所来寻找。推开门一看，只见扶苏正宝剑在手，要往脖子上抹。蒙恬连忙抱住他，夺过剑扔在地下说：“皇帝正在巡游途中，过去也未立过太子。现在命令我率三十万大军戍边，命令您来监军，这都是天下的重任。不能仅凭一个使者来就自杀。您怎么知道这里边没有诈呢？我看应该向皇帝申诉一番，如果还是这样的结果，再死不迟。”这时，送信的使者也跟了进来，他连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皇帝的信还有假吗？什么诈不诈的，赶紧了结了，我好赶回去交差！”他这么不顾死活的一催，催得扶苏横下一条心来，他对蒙恬说：“父亲赐儿子死，还申诉什么？”说着趁蒙恬不备，伸手抽出他腰间的宝剑，向脖子上一抹。待蒙恬反应过来，想上前救时，扶苏已倒地身亡了。蒙恬双腿跪地，抱住扶苏的尸体，不禁洒下英雄的热泪。使者在旁边无动于衷，他冷冷地问蒙恬：“公子已经自行了结了，将军怎么办？”蒙恬抬起头来说：“我不死，我倒要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使者说：“好吧，来人，将蒙将军绑了，送阳周县入狱，听候审处！”

就在赐死扶苏的同时，李斯和赵高盗用秦始皇的名义发布了诏书，宣布立胡亥为太子。

使者单骑快马，很快回来，报告了蒙恬军中的情况。胡亥一听扶苏已死，就想释放蒙恬，为秦朝留一大将。正巧蒙毅替秦始皇去祝祷山川归来，赵高想起与蒙家的冤仇，觉得此时正是剪灭蒙家的大好时机。他对胡亥说：“过去有些事您不知道，皇帝早就想立您为太子，就是蒙毅总在皇帝耳边说您的坏话。这样的人，留着不如杀了！”胡亥想了想说：“现在人心不稳，先逮起来再说。”于是，又把蒙毅投入代郡的大牢。

李斯、赵高一边处理这些大事，一边往咸阳赶。此时正值农历七月，天气异常炎热。太阳像个大火球，从早到晚四野不见一丝风。文武百官们挥汗如雨，马困人乏，口渴难耐。秦始皇的尸体散发出阵阵恶臭。大群的苍蝇尾逐车后，挥之不去，“嗡嗡”之声，数里可闻。更有荒郊野犬，逐臭而来，追着车队狂吠不止。李斯、赵高惟恐被人看破，连忙买来一大批又臭又腥的咸鱼，装载在车上，以掩盖秦始皇的尸臭。

他们终于回到了咸阳，这才宣布秦始皇已死，胡亥以太子的身份正式继位，当上了秦二世。